

日本外史

十五

番外書冊

史傳載紀

新納本

二二号

二	三	六	二	二	和
册	架	二	一	三	書
		函	八	一	門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一		二		和
四		三		書
〇		一		
函		二		
		二		
七		八		
架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3118
冊數	22 (15)
函號	14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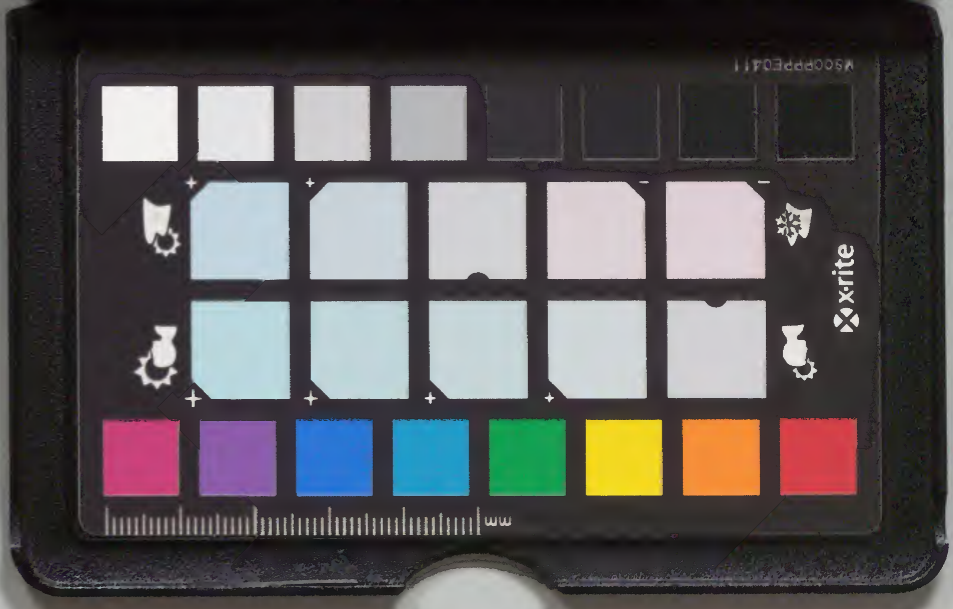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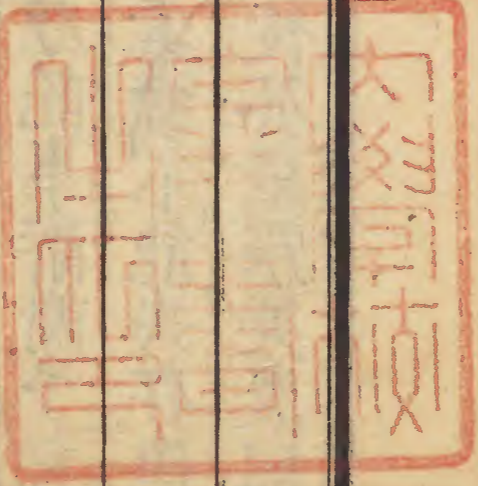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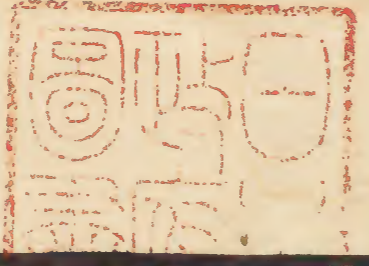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日本外史卷之十五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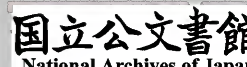
豐臣氏出於尾張尾張愛智郡有中邑邑多銀杏樹因或呼銀杏村享祿天文之際村民有彌助者焉彌助無子與其妻祈之於天妻夢日輪入其懷已而有身天文五年正月朔生一男兒因名曰日吉日吉生而英異八歲失父其母挈日吉轉寄食邑人邑人患之同閭有筑阿彌者為國主織田信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頁之二十一

秀之僕。以疾歸耕。邑人為議納為繼父。生一男一女。乃託日吉于邑傍光明寺。欲使為僧。日吉機敏而不曉誦梵。每聞人談武事。輒傾聽之。慨然歎曰。僧乞丐徒耳。大丈夫生於亂世。安學乞丐為。於是游嬉任意。與人爭。輒毆擊之。欲使僧厭苦已。僧遂議逐歸其家。日吉恐繼父怒已也。大言曰。果逐我。我且焚寺。悉擊殺群僧。僧頗惧。乃託事辭謝。予衣物。禮而歸之。日吉時甫十歲。父素貧。不能共存。復遣為人奴。所至皆數月而去。轉徙於尾張美濃間。

比二十歲。遂如遠江。為土豪松下之綱家奴。之綱愛其才幹。每事使之。命名與助。之綱一日從容問曰。女尾張人也。知織田氏所用鎧何樣邪。與助對曰。天下之鎧。皆桶皮。尾張獨用胴圓。施滕右肋。屈伸如意。之綱曰。吾欲得胴圓一領。女為吾往買來。即付黃金六兩遣之。與助行自計曰。吾攘此金以資仕進。苟得意。他日償之易耳。小節不足拘也。乃入尾張。就其叔父謀焉。叔父可之。因勸仕織田氏。當是時。信秀既沒。信長嗣立。攻畧四疆。與助亦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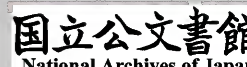


爲非信長。無足與成功名者。於是。用其金。辨刀劍。衣服。自造姓名。曰木下藤吉。賙信長出。跪謁道側。曰。臣父筑阿彌。嘗爲君先公奴。臣幼流寓他方。不能自達君門。願君復收臣爲奴。信長熟視。笑曰。女面類猴。其心必捷矣。乃收爲奴。常挈鞋以從。以其筑阿彌子也。呼曰小筑。藤吉奉仕甚勤。依託近臣。給其使令。信長嘗侵晨獨出。從者未屬。而藤吉輒從之。如此者數。信長寢親近之。其明年。信長所居清洲城壁壞可百步。命吏發卒補之。彌月不成。藤

吉從過城下。仰視而歎曰。嘻。危矣。因獨語久之。信長微聞之。呼藤吉面詰曰。小筑。汝欲何言。藤吉畏憚左右。不敢答。信長佯怒。拉其手近之。藤吉乃曰。方今君國。東有今川。武田。西有齋藤。淺井。六角。日窺我隙。然而弛備如此。有司爲君謀不忠。信長嘿然。旣而歸舍。名藤吉曰。使汝司工事。則女能速竣之乎。藤吉曰。能。信長曰。吾今日命汝司工事矣。藤吉拜謝。徑詣吏告曰。主公命僕司工事。願諭徒屬。使聽僕令。吏意憎之。曰。子好爲之。吾不復管也。藤

吉乃盡會役徒。以君命。賜之酒食。乃分為十隊。以一隊充十步。身自獎勵督促之。兩日而成。信長適獵歸。見而大驚曰。猴奴乃能如此。因加俸。外為吏。是歲永祿二年也。三年。藤吉又上言曰。清洲城乏水。徙小牧便。信長已欲之。而憚勞費。未果。且惡人知之。水也。乃叱曰。猴奴何知。敢進妄言。罪當死。凡藤吉言事。輒見叱斥。衆目笑之曰。彼面皮何厚也。藤吉不以為意。獨欲深結於信長。信長之士。前田利家。淺野長勝。與藤吉善。淺野養中。邑人杉原某。

二女。利家悅其長女。欲娶之。女不肯。強之不已。淺野患之。藤吉權謂利家曰。子舍之。吾已通之矣。利家笑曰。吾未之知也。苟然。子盍速婚媾。吾為子媒焉。藤吉亦不甚辭。遂因柴田勝家。請信長見允。藤吉家貧。成婚之夕。夫妻布藁于簀而坐。以瓦缸敗盞相酬。妻知其非常人也。事之甚謹。後淺野養近江人安井長政者為子。妻以其少女。於是淺野加藤。福島。小出諸人。皆以外戚屬藤吉。六年夏。信長閱兵河洲。戲以藤吉為將。藤吉部勒指麾之。如老



兵法者。其九月。信長出舍洲股。近臣福富某失其刀筭。意藤吉。藤吉急赴津島市。密懸金購之。有一卒來弼刀筭。藤吉驗之。乃盜刀筭者也。卽執縛之。候信長還。携卒要謁。俯伏垂泣。信長問故。藤吉具對曰。臣唯貧。故爲人所意。信長憫之。爲償其懸金。遂賜以百貫邑。信長方行儉富國。患薪炭費多。命藤吉司之。費省十七。因試之數事。皆効。然未使將兵也。藤吉私制一旗。集少年自從。信長覩之。怒其妄。命斫其旗。藤吉意色自如。信長旣克今川氏。定

尾張。西攻齊藤氏於美濃。踰洲股河。用兵數不得志。因會諸將。謀築壘于河西。以一將守之。諸將人自危。莫敢當者。信長密謀之。藤吉對曰。狄壘斗入敵地。我兵必不欲往。卽往。不諳其地形險易。一敗莫復往者。不若因其土人用之。臣嘗寓美濃。與其豪俠大盜相識。宜誘爲我用。因屈指舉其姓名。得峰須賀小六。稻田大炊。枕原隼人。青山新七。以下六十餘人。其黨屬千二百人。信長曰。吾亦聞有此輩矣。誰將此者。曰。臣願當之。信長許之。九

年九月發卒築壘敵將守近邑者以八千人出而沮之我兵且戰且築數日而成於是授藤吉以甲士五百戒而遣之藤吉乃招聚所識者壘兵凡可三千敵欲誘出而陷之以輕卒挑戰藤吉不肯出卽夜聚其衆議曰敵必疲矣且以我爲怯不復設備可襲而破也乃令小六等以數十人襲敵城戒曰莫使敵尾入我壘大炊曰公勿憂開門可容三人以待之臣請殿焉藤吉曰前言以主公意爾不行危道莫以爲大功自固而弃士吾所不爲也

公等勉之衆踴躍而出頃之邑中火起大驚藤吉又遣兵援之衆大獲而至乃効首虜於信長信長賜藤吉一旗就壘傍賜三千貫命名曰秀吉美濃豪傑大澤某據宇留間城爲信長所患秀吉以計降之携謁信長信長大喜其夜密召秀吉曰大澤叛服不可必不若速殺之對曰叛則誅之耳今而殺之無復來者不聽秀吉歸舍不佩刀而名大澤曰吾於子之身有所不安子第速亡吾爲子留爲質大澤卽亡去諸豪傑聞之多願屬秀吉竹中重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賴氏正本
治者好奇計。從齋藤氏不見遇。亦來屬焉。十一年。從信長擊六角義賢。爲先鋒。與諸將攻箕作城。拔之。信長擁立將軍足利義昭于京師。三好氏兵屢犯之。十二年。義昭謂信長曰。爲吾置一將智勇兼備者。以鎮京師。信長曰。諾。將擇以進。衆意擬柴田勝家。丹羽長秀。佐久間信盛。三人。至命發。則木下藤吉也。衆大驚。秀吉既拜命。卽日詣足利氏。面謁義昭。裁決京師事。無不立辦。三好氏不敢犯。衆妬之。譖其自用太過。信長斥弗納。尋脩大內。以秀吉

及村井貞勝監工焉。八月。從擊伊勢。攻淺香城。先登。元龜元年。四月。從擊淺倉義景于越前。爲先鋒。拔手筒城。會淺井長政發兵斷後。信長欲班軍。恐義景尾擊。曰。誰留拒義景者。衆不敢答。秀吉進曰。願命。臣乃以三千人留當義景。義景不肯出。遂引兵而西。參河國主德川公。以客將殿。信長軍。秀吉與之合兵。行擊土寇。達于京師。以功食愛智川三萬石。木村生駒。前野諸人屬之。六月。從擊淺井朝倉二氏于姊川。因守橫山。九月。淺井長政朝倉義

景合兵圍信長于大津。秀吉赴援。圍解而歸。二年。五月。淺井長政發兵攻鎌羽城。城距橫山頗遠。秀吉以輕兵馳遶山背。立旗於城後。敵驚潰走。八月。從攻淺井氏山本城。三年。七月。又攻之。朝倉義景來救。逆擊破之。天正元年。以信長命。廢將軍義昭。徙之若江。淀城為義昭守。不下。往說降之。八月。朝倉氏滅。秀吉攻拔小谷。獲淺井長政父子。秀吉距二氏有年。使信長無北顧之憂。得以經營畿內。以功食淺井氏故地十八萬石。明年。城于長濱。居焉。

三年。五月。信長援德川氏。與武田勝賴戰于長篠。秀吉為左先鋒。有功。八月。朝倉餘黨大起。越前。信長攻之。至敦賀。秀吉受命。以舟師。遶出敵後。上岬。毀舟。襲河野。取之。遂拔龍門。諸城皆潰。是歲。除筑前守。更氏羽柴。秀吉以桐為號。以金匏為馬表。每一捷。加一匏。曰。吾必積至千矣。因稱千匏。織田氏之出軍也。桐號匏表。敵望而避之。前後加封總二十二萬石。秀吉私與其謀。臣議曰。主公外優裕而內猜吝。吾受大封。必不能保終。因從容白信長曰。

臣敢請養次郎爲子。讓之以臣祿。信長喜。因問曰。汝祿如何。曰。君命臣西征者。西國二三州。可指日而取。取輒獻君。臣請其餘耳。信長乃以其少子秀勝。爲秀吉義子。當是時。毛利輝元割據山陽山陰十餘州。浮田直家以備前美作附之。播磨人赤松義祐。別所長治。小寺政職等。恐被其兵。送款於織田氏。政職使者黑田孝高有器略。因秀吉說毛利氏可擊狀。曰。臣請爲之鄉導。秀吉具語之信長。信長終決意西征。五年以秀吉爲西征大將。使取播

磨以自封。十月秀吉入辭。信長授以記幟。曰。功成則舉中國予汝。汝遂進取九州。若其援師。當依請遣之。秀吉拜而對曰。君不以臣鄙陋。舍勳舊諸將。而命大任於臣。臣敢不竭力。臣辱記幟之貺。是君使臣得專制也。討叛撫服。臨機制變。以定中國。在臣度內耳。君之近臣。森。矢部。福富諸人。積功累勞。未有所報。中國既定。願以封此輩。臣則直進乘勢。遂下九州。九州下。則願賜其一歲之入。蓄糧仗。造舟艦。濟海入朝鮮。君欲賞臣功。願以朝鮮爲請。臣

乃用朝鮮之兵以入於明。庶幾倚君威靈。席卷明國。合三國爲一。是臣之宿志也。信長笑曰。秀吉又復大言乎。遂許便宜從事。於是秀吉將兵數千。入播磨。至于御著。政職中悔。走歸毛利氏。黑田孝高與其父宗圓。居姬路。迎說秀吉曰。臣所居形勝之地也。君宜據爲根本。西面以圖毛利氏。秀吉從之。予孝高以穴粟郡。十一月。秀吉將兵攻佐用。拔之。進取上月。浮田直家在岡山。發兵來援。孝高逆戰。秀吉赴援。令隊將堀尾吉晴進擊。我兵少卻。秀吉

自後呼曰。今日始與中國兒戰。勿貽濃尾之羞。我兵奮前。擊走直家兵。遂拔上月而還。己而直家襲而復之。六年六月。秀吉大城姬路。故出雲國主尼子勝久以兵來屬。取上月。以之糧。退還。城復爲直家有。二月。秀吉赴攻。盡焚殺其兵。以城予勝久。三月。別所長治叛。附毛利氏。聚族黨八千。據三木城。城甚險。而野口志方。神吉。櫛橋等諸寨。皆應之。秀吉按地圖議曰。彼欲竄我攻三木。而襲其後也。吾當反其計以制勝矣。乃攻野口。下之。四月。毛利氏

族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與直家合兵七萬。攻上月。秀吉留兵備三木。而自赴援之。陣于高倉山。信長使攝津守荒木村重等來助。五月。更遣其子信忠。信雄。信孝來援。相持不戰。秀吉以爲敵兵衆食足。未可勝。卽勝。非吾功也。乃請信長班師。陣于書寫山。攻拔神吉。志方。八月。秀吉將二萬人攻三木。直家知秀吉終不可抗。欲送款焉。會堺港藥商子小西彌九郎者。養於岡山賈人。其生父老於京師。秀吉微時數館其家。與彌九郎親善。直家因

用充使者赴三木。秀吉爲請信長許之。伯耆國主南條元續亦以國降。而荒木村重爲明智光秀所讒。得罪。叛應毛利氏。十一月。信長自將討村重。秀吉往見信長曰。臣識村重非叛者也。是必有故。臣請說降之。乃輕裝赴伊丹。面諭村重。村重謝曰。織田公豈終釋然於我哉。秀吉泣別而出。伊丹人請殺之。村重曰。彼肯輕身來此。殺之不義。秀吉更遣黑田孝高說之。村重囚之。孝高不屈。秀吉乃歸三木。休戰。築長圍困之。長治與村重通。自間道潛出。

城于淡河丹生。互為應援。七年正月。長治出襲秀吉。秀吉與異父弟秀長逆擊。大破之。斬其銳兵八百。二月。秀吉以風雨夜襲取丹生。使秀長以五百騎攻淡河。不利。守將亦收入三木。乃命加藤光泰築寨以絕其糧道。九月。村重奔伊丹。走保華隈。孝高乃得歸。先是。竹中重治死。孝高獨為謀主。村重與長治皆告急於毛利氏。毛利氏不能援。獨送糧食。襲破平田寨。長治引兵出取其糧。秀吉以麾下邀擊于大村。近士脇坂安治斬敵驍將魚住源吾。

秀吉因大破之。獲別所氏族十人。徙壘逼城。八年春。遂陷之。使長治自殺。以免城兵。於是盡定播磨。乃令浮田直家以備前美作兵。西圖毛利氏。城于兒島。小早川隆景數攻之。乃遣淺野長政率舟師赴援。擊走之。時山名氏據但馬。因幡屬毛利氏。於是秀吉自將擊山名祐豐于但馬。攻竹田城。四月。擊山名豐邦于因幡。因幡質子在鹿野城。秀吉攻而取之。七月。再入但馬。拔諸城。山名祐豐以出石城降。遂定但馬。再入因幡。至鳥取城。縛所取質子於城外。諭降之。豐邦乃

出降。而城兵未下。乃引兵還。九年春。令海買齎金數千兩。赴因幡索粟。倍價糶之。因幡人大喜爭糶。七月。秀吉乃以兵五萬攻鳥取。使秀長攻丸山。一城食之。我牙兵加藤清正等。日夜攻擊。清正杉原氏戚屬也。襁褓喪父母。秀吉妻取育之。是役甫十八。與城兵戰。多獲首級。十月。吉川元春發兵來救。未至而城陷。秀吉進入伯耆。助南條元續軍于鵠山。與元春相持。天已寒。定因幡。使降將官部繼潤守之。而還秀吉以五歲定五國。十二月。赴安土。卽夜謁信長。信長呼而前之。

撫其面曰。女面目非復昔日藤吉。明日我且以客禮饗女矣。且日。秀吉獻寶刀一。鞍馬百。土物五千。布旅蔽地。信長自城樓視之。欣然謂左右曰。此大膽藤吉所獻者乎。饗而遣之。十年正月。直家病卒。秀吉爲請立其子秀家。官部繼潤使人來告吉川元春欲攻鳥取。秀吉曰。彼攻之於北。吾將救之於南也。乃引兵入淡路。二十日定之。四月。將六萬人入備中。攻宮地下之。遂攻冠山。加藤清正先登。浮田氏兵繼之。冠山兵盡走。高松城。秀吉隨圍城。城

傍平田多池沼。而甲部河在其西。秀吉登山熟視。曰。是可灌也。五月。自移營于蛙鼻岡。築巨防於城南。引河水灌之。使淺野某以舟載大礮。擊碎城樓。於是吉川元春乃舍因幡而來救。與小早川隆景合兵。陣于廂山。輝元在其後。秀吉分二萬人當之。益築防使峻。城兵結櫟而坐。元春隆景數挑戰。秀吉固壘不出。因謀曰。吾連取數國。今又舉毛利氏。則功大而身危。不若請主公於此而爲之先鋒。乃馳使白信長曰。城陷在旦夕。而毛利大舉來援。請

出大旆。分軍爲二。一以當城。一以擊援師。不出一歲。而中國可舉。信長大喜。使堀秀政先往。乃命明智光秀。筒井順慶。池田信輝。中川清秀。高山友祥等。率兵二萬五千。援秀吉。而自以百餘人入京師。館于本能寺。將親繼之也。初光秀以事怨望。至是亦不欲往。信長迫而遣之。使歸丹波。治兵而西。當是時。高松城不漸水數尺。東西之軍相去可百步。毛利氏聞東軍大舉且至。遂使使議和。秀吉未之許也。六月。有人稱京師使者。馳入軍門。秀吉覽之。

所知宗仁者變報也。曰：光秀反，以丹波兵攻右府于本能寺，弒之。右府者，信長也。秀吉大驚而未宜言。明日率數十騎巡視堤防。是日城陷，城將自殺。而毛利氏猶張軍不去。明日遣使者來治前議。秀吉卻之曰：當俟明日議之。明日使者復至，秀吉自度事終泄，不若自我發之。乃具告使者以變故。使返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與我和乎？若欲擊我，則莫今日若也。公等徐計之。使者返報，輝元大喜，謀於諸將。諸將皆曰：我與信長和，非與秀吉和。今信

長死，彼軍情沮廢，危疑萌起。我乘是時掩擊之，必獲秀吉。是天幸我家也，不可失矣。隆景曰：吾所見異於此。信長之死，非天幸我家，乃幸於秀吉也。何則？應仁以來，七道分離，爭亂相踵，至今日而極矣。天將生一豪傑，以掃蕩天下。吾視秀吉舉動，得非是乎？信長既死，其子弟將佐，孰出秀吉右者？夫和議發於外，而變故起於內，使常人處之，必深秘其事，速成前議，今正告不隱，任吾從違，其量豈可測哉？吾使人候視其陣，不異平日。今與之戰，我曲彼

直讐我必深。敢死來戰。能保必獲之乎。苟不獲之。使其脫歸。異日雲蒸龍變。我無遺類矣。以吾計之。莫如從前約。彼遭際禍難多。我不違約。必厚遇我。功名富貴將與我共。是我與彼同慶幸也。輝元然之。乃送質成和。且弔之。於是秀吉欲還討光秀。因乞毛利氏假弓銃各五百。旗三十。騎士一隊。輝元如其言。秀吉會諸將士垂泣言之曰。吾受右府之恩。無物可比。汝輩所知也。今日致死復仇。非吾而誰。天下之事。在此一舉。汝輩其爲我勉之。乃引兵

上途。兼程疾行。至於尼崎。當是時。光秀既弒信長及信忠。遂進陷安土。收其寶貨而西。屯于京師。施行政令。復引兵適安土。織田氏公族將帥皆觀望相伏。莫敢先發。秀吉既至尼崎。發哀斷髮毀形。使人周告諸將曰。明智光秀蔑棄洪恩。敢行大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憤也。秀吉義不與光秀共戴天。悉發領國之兵。自將至此。願與諸公俱一戰。必梟豎子。以弔先君之靈。於是諸將帥盡會尼崎。初光秀之發難也。與其衆謀曰。方今柴田勝家當上

杉氏。瀧川一益當北條氏。羽柴秀吉當毛利氏。而丹羽長秀佐信孝將赴四國。我出空虛之地。得以成大事。天下不足圖也。至是聞秀吉在攝津。大驚。使其從子光春守安土。而自至洞嶺。十二日。遂入淀城。秀吉遣使告光秀曰。明日會戰于山崎。光秀諾之。乃聚將士。其將齋藤利三在洞嶺。諫曰。秀吉大衆新來。其鋒甚銳。戰必無利。不如且避之。退入坂下。以爲後圖。光秀怒曰。天下視右府如鬼神。而吾一擊獲之。天下誰能敵我。汝速來戰。何畏藤吉。

也。利三不得已來會。遂以見兵一萬六千。分爲六隊。夜半冒雨渡桂川。至山崎。筒井順慶舉大和兵萬人。軍洞嶺。爲其後援。黎明。秀吉紜諸將而至。高山友祥爲先鋒。中川清秀。池田信輝。丹羽長秀。織田信孝。以次相屬。兵各數千。秀吉自將騎卒二萬居其後。已而兩軍皆陣。秀吉北瞻天王山。指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使敵先獲此。非吾利也。言未畢。賊旗幟登焉。乃命堀尾吉晴。往奪之。吉晴應聲而起。單騎馳赴之。則賊兵先上者。已千餘人矣。吉晴顧

其兵能屬者十五六騎。弓銃手二十人。進躡其後。賊弓銃在前。不可用。吉晴全兵與堀秀政皆至。大呼奮擊。賊兵遂弃山走。吉晴等代陣焉。友祥爲先鋒。關山崎南門不聽他隊先進。聞天王山軍聲起。乃開門而進。與賊左陣大戰。殺傷相當。清秀踰坂而進。賊左陣不能進。信輝亦濟川。衝其右陣。合擊大破之。斬其三將。洞嶺軍觀望勝敗。不戰而走。秀吉追北。直逼光秀。光秀怒。欲親戰。比田某叩其馬曰。敵鋒不可犯。請且入勝龍城。光秀惶惑曰。勝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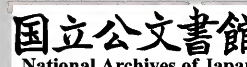
安在。比田騎而前導。我兵充塞前後。比田等戰且走。纔得達城。上閣而望。則我兵已圍城數重。城兵稍稍散亾。所餘厯百人。卽夜。光秀與十餘騎潰圍北出。馳向坂下。至于小栗棲。土兵四起。自林中以槍刺其肋。墜馬死。秀吉旣破光秀軍。收信長尸于灰燼中。殞之。進陣于園城寺。聞光秀子光慶在龜山。遣兵攻之。斬光慶。又聞從子光春在安土。令堀秀政將萬人伐之。會光春于大津。擊破之。光春騎渡湖水。入坂下。手刃光秀妻孥。火城自殺。齋藤利

日本外史 卷之八十五 賴氏正本
三亦被捕伏誅。而光秀首至。秀吉乃奏捷朝廷。徇
光秀首京師。梟于本能寺。去信長薨日。十有三日
矣。遂留幕于山崎寶寺。誅支黨。納降附。當是時。秀
吉威震畿內。四方兵士來聚山崎者。凡六七萬人。
天子嘉其功。詔叙從四位下。任右近衛中將。秀吉
辭不敢拜。秀吉以信長繼嗣未定。與諸將領會于
清洲。議事。八月。瀧川一益。柴田勝家。皆引兵會焉。
議信雄冒北畠氏。信孝冒神戶氏。皆信長庶子。不
宜立。乃以信忠遺命。立其長子秀信爲嗣。居安土。

焉。而信雄攝之。柴田。丹羽。池田氏。與羽柴氏。更置
吏于京師。信雄以下。各分遺地。領之。秀吉自略定
播磨。但馬。因幡。丹波諸州。至是皆爲其有。則不復
受分地。諸將乃使浮田秀家。及丹後國主細川藤
孝。附庸之。長濱爲秀吉舊領。勝家以其南出便地。
奪之。勝家威望。最於諸將。號曰鬼柴田。是日。踞而
飲酒。以謾言挑秀吉。長秀附秀吉耳。語曰。子欲定
國家。卽斬勝家。秀吉哂而不答。諸將視耳。目非是。
促罷其宴。信雄歸近江。信孝歸美濃。勝家歸越前。

一益歸伊勢。長秀歸若狹。秀吉與池田信輝歸攝津。勝家聞秀吉在長濱。不敢北。秀吉乃遣義子秀勝為質。勝家拉而北行。尋而還之。初秀吉自長濱徙姬路。未移其家。本能寺之變。阿閉長之京極高次欲取長濱。應光秀家皆亡。匿於伊吹山。長之取其貲財。從光秀戰山崎。敗走而死。於是秀吉族長之降高次而歸山崎。十月。詔叙從五位下。任左近衛少將。秀吉拜命。因請追贈信長爵位。告公族諸將。葬于大德寺。無來會者。秀吉自為喪主。使弟秀

長帥卒萬人監護之。既而三氏皆罷其吏。一決於秀吉。秀吉又與信雄協心。以佐秀信。勝家嫉忌之。信孝亦與信雄爭權相惡。於是信孝遂與勝家一益及佐佐成政氏家。行廣。稻葉通朝等。俱圖秀吉及信雄。約期並起。信雄謀之秀吉。秀吉曰。越前多雪。彼今未能出兵。請及此時伐美濃。乃與池田。丹羽。筒井。細川諸將。合五萬人。攻岐阜。行廣。通朝皆降。信孝佯請和。丹羽長秀贊之。和成。秀吉乃取其質子歸山崎。勝家欲出援之。阻雪不能出。視水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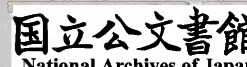


輒憤怒。乃遣人說長秀。連兵西向。長秀弗肯。一益以書教勝家曰。不若佯和。及來歲雪解。出其不意。夾攻之。勝家然之。使前田利家等五輩來山崎。請釋憾協心。共輔幼主。秀吉許之。使者返報。勝家兵備稍懈。秀吉既遣使者。謂左右曰。彼欲怠我而來襲焉爾。吾且破其膽。十一月。引兵至長濱。勝家義子勝豐守焉。勝豐素與勝家有隙。秀吉招降之。復取長濱。益築城堡。備其糧仗。以距越前衝路。十二月。還。獻遺秀信及諸將。遇勝家所親在京畿者。故

仇視之。十一年正月朔。歸姬路。撫循士民。頒賞賜。酺七日。入朝京師。遂至安土。議及雪未解。取一益。及雪已解。圖勝家。乃徵內外將士。會于草津。部兵七萬爲三隊。三道入伊勢。一益在長島。分拒諸城。秀吉留兵備之。而進至桑名。縱火城下。退而爲營。誠其衆曰。瀧川亦老於兵者。今夜必來。一益謂其下曰。我已分兵在者甚寡。以寡擊衆。不如夜襲。卽夜潛兵赴秀吉陣。視其有備。乃去。閏月。秀吉攻下龜山。納之信雄。令蒲生氏鄉。關萬鐵攻嶺城。嶺城

未下。勝家聞之。發兵南出。二月。令佐久間盛政將步騎二萬出陣柳瀨。前田利長為先鋒。縱火關原。而退陣于木本。秀吉乃留氏鄉以下七將。以當一益。而自引諸軍。赴柳瀨。自與老兵十餘騎上山。望北軍曰。是不可以速戰勝也。乃勒兵為十三隊。據湖山形勢。築連珠砦。而自屯長濱。三月。勝家悉引兵至柳瀨。我兵堅壁不出。丹羽長秀來而助之。四月。信孝復舉兵。應於勝家一益。其十七日。秀吉以其軍南攻信孝。至大垣。盛政欲進擊諸壘。勝家不

許。是時。柴田勝豐養疾在京師。其部下山路將監者叛。降北軍。在盛政營。衆中謂盛政曰。聞神戶君舉兵應我。而秀吉往擊之。子豈得不赴援哉。盛政曰。固也。道路阻絕。敵充塞其間。我將如之何。將監進附其耳。語曰。敵諸壘皆固。獨中川清秀之壘。在賤岳之麓。去我尤遠。而其備不固。吾潛兵趨之。出其不意。必獲志矣。秀吉在大垣。不能速來。子急擊勿失。盛政大悅。十九日。往告勝家。勝家曰。可也。吾與利家留當諸壘。汝則往擊。擊而勝。速還。慎勿留也。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盛政乃與從弟勝政將萬人乘夜至余吾湖東循湖而馳比曉至岳麓中川氏平方飲馬于湖盛政先鋒執斬之其一人逃返告急清秀與高山友祥以數千人出戰盛政謂其部將曰長篠之戰火鳶巢而捷是可做也遣人燒其壘下營我軍顧而敗友祥走依秀長秀長等惶急不敢援清秀苦戰終死盛政既勝因留不還勝家名還之盛政答以日傾兵疲當俟明還勝家曰直路不過一里何不亟還盛政笑曰老怯過慮何足為意使者五反而日

已暮矣當是時秀吉欲攻岐阜會大雨呂久河漲未濟午時報至秀吉方食問使者曰盛政退未曰未秀吉乃投箸而起拔刀踴躍曰吾得大勝矣即命驍卒五十人先往募沿道民曰吾將赴賤岳炬火導我酒食餉我遂令堀尾吉晴留當岐阜而自提輕兵一萬五千舉鞭疾馳及藤川而昏黑山谷皆炬餉者爭至兵皆立食秀吉行且呼曰記其里閭吾將凱旋賞之北軍相驚曰濃路諸山多炬火秀吉來矣盛政大駭將乘暗拔軍而北適月已出

我軍觀之。進躡其後。盛政留銃隊殿之。引兵上岳北陣。勝政在麓。欲與之合。而金匏馬表已在岳南。銃丸亂發。勝政兵立死者二百餘人。其陣稍亂。秀吉顧左右。縱兵乘之。加藤清正。福島正則。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脇阪安治。糟屋武則。片桐且元。爭先奮擊。多所斬獲。諸軍從進。遂大破之。擒勝政。進蹙盛政。又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遂進赴勝家。勝家在挾山。聞賤岳軍大鬻。危之。已而敗卒交至。勝家曰。盛政果敗我事矣。遂北走。過見前田利家于府中。

請其馬。馳入北莊。秀吉追走。至府中。單騎打城門。連呼利家俗字曰。又左又左。利家乃出迎之。以其兵從。諸城望風解走。旦日。秀吉至北莊。自上其後山。令堀秀政縱火乘烟迫城。或縛盛政及勝家。義子權六。獻麾下。秀吉視之城中。勝家遂自燒殺。秀吉見城中火起。則引兵北徇。加賀能登。盡下之。信孝出走自殺。一益降。於是秀吉還軍坂下。六月。叙從四位下。任參議。七月。大賞戰功。予北莊于丹羽長秀。大垣于池田信輝。澤山于堀秀政。金山于森

長可。賜近臣七人秩各五千石。世呼曰賤岳七槍。於是近畿粗定。山陽山陰將士來尋去歲之盟。上杉氏、德川氏皆使使賀戰捷。秀吉有霸天下之志。謂京師狹迫。不便漕運。且無列邸第之地。大坂北帶大河。西控海水。地勢宏壯。可以管攝七道。十一月。遂起十餘州卒。成大坂。成而徙焉。信雄視秀吉威權日隆。心不能平。其下有驍將。秀吉厚遇之。信雄疑其有私。十二年三月。殺三將。與秀吉絕。乞援於德川氏。池田信輝、森長可、堀秀政皆爲秀吉

距信雄。信雄將瀧川雄利。初送質於秀吉。秀吉屬之脇坂安治。於是雄利詐奪還之。據其邑上野。安治怒。以從者二十人入伊賀。夜募土兵。襲上野城。拔之。走雄利。秀吉令安治留定伊賀。信輝長可亦拔大山守之。秀吉遣尾藤知定監二人軍曰。彼必負勇浪戰。汝往制之。遂欲親將而東。會南海盜起。乃令中村一氏等當南面。浮田秀家當西面。丹羽長秀。前田利家當北面。而自將東下。至大山。德川氏。北畠氏。合兵陣小牧。對壘未戰。秀吉遺書請戰。

德川氏不肯。四月，信輝自請間道擣參河。秀吉不答。明日復請，乃許之。信輝率二婿秀政、長可以往。曰：親戚赴軍，無他證左。秀吉乃令三好秀次助之。秀次，秀吉妹子也。臨發，誠信輝曰：宜塞于筱木栢井，募土兵，縱火東參河，勿侮敵，輕進恃勝不備。旣遣之，自徙陣樂田。信輝、長可進拔岩寄，或走告德川公。公與信雄伺其懈，襲擊于長湫，殺之。其將佐曰：秀吉敏軍機，今必來矣。乃收兵退。秀吉得敗聞，奮袂起曰：敵亂次而來，吾迎而疾擊，可以鑿之。急

抽精兵二萬，自將赴長湫。聞敵退入小幡，欲隨攻之。稻葉通朝諫以日暮兵疲，乃止。下令曰：旦日攻擒二帥，參河將士爭請襲秀吉陣。德川公不肯曰：秀吉勇略不世出，其可狃而輕之乎？夜退還小牧。秀吉亦還樂田。五月，留諸將守樂田，引兵攻拔利井、嶺、神戶、松島、竹鼻諸城。六月，以竹鼻予一柳直末，令森長可、弟忠政襲兄邑，封蒲生氏鄉于松島，食十二萬石。統攝傍近諸城。秀吉自陣大垣，往來伊勢尾、張間，修諸城砦，遣脇坂安治、徇志摩，移大

和國主筒井定次于伊賀。以大和賜弟秀長。以志摩賜九鬼嘉隆。十月。陣羽津。信雄陣桑名。其君臣內相猜疑。軍中數驚。秀吉乃謂富田知信。津田信季曰。我爲先君復仇。務鎮定國家。而諸郎聽細說。遽欲誅我。我不得已。起與之較。神戶君旣不良死。我至今悼焉。爲我謝北畠君。蓋捐細故。與共富貴。二人往告之。信雄信雄許之。相見于矢田河原。和成。德川公使使賀之。公尋送其子秀康爲質。秀吉之東也。南海盜數攻所和田。土佐國主長曾我

部元親略定四國。發兵援之。窺大坂。中村一氏守所和田。擊却之。佐佐成政又以越中應北畠氏將兵萬餘。攻末森城。城屬前田利家。城將奧村永福與其妻。獎勵士卒。固守。利家赴救。大破成政。成政求援於德川公。公辭之。十一月。秀吉進從三位。任大納言。十三年。二月。進正二位。陞內大臣。於是議用兵於南海北陸。欲先定南海。南海賊根來雜賀最強。聞羽柴氏且來。築三寨于千石壕。悉銳守之。三月。秀吉將兵十萬南伐。令秀次備三寨。而直指

根來寺。寨兵以弓銃要之。秀次縱騎傍擊。遂合兵圍寨。我軍發火箭。中賊硝櫃。賊悉焚死。諸寨皆解走。秀吉則以生兵六萬。急襲根來。焚之。遂攻下雜賀。引紀伊川。灌大田壘。磔其魁首五十人。進下熊野高野。撤諸關寨。以紀伊和泉。加賜秀長。以近江賜秀次。四月。歸大坂。秀吉遂以書諭長曾我部元親。當獻伊豫。讚岐。來朝天子。否則有罰。元親弗聽。五月。秀吉令秀長。秀次以舟師六萬往討之。自阿波入。又令浮田秀家自讚岐。小早川隆景自伊豫。

並攻元親。元親將兵距羽津。秀次攻和氣。秀長攻一宮。皆降之。合攻木津。又降之。諸城解走。仙石秀久前受封淡路。七月。以其兵拔屋島。秀家隆景亦陷數城。諸軍刻期萃于羽津。元親乃乞降。送質。遂入朝。秀吉讓曰。來何勉也。乃奪其三國。賜阿波于蜂須賀家政。讚岐于仙石秀久。十河存保。伊豫于小早川隆景。來島康親。以伊豫正木。賜加藤嘉明。以淡路洲本。賜脇坂安治。南海盡定。初。秀吉起微賤。無姓氏。始稱平氏。中稱藤原氏。於是欲為征夷。

大將軍右大臣藤原晴季素與秀吉善爲之謀曰。故事大將軍非源氏不可。公稱藤原氏宜爲關白。秀吉曰。關白何物。晴季曰。位亞天子。統御百官。秀吉大喜。時藤原昭實爲關白。晴季諷辭其官。以秀吉代之。朝廷重違其意。遂詔許之。秀吉具趨從。入朝謝恩。奏請授子弟將士以官爵。秀吉羞冒他姓。請賜新姓。曰豐臣。置吏五人。奉行政令。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掌諸訟獄。長束正家。掌錢穀。前田玄以掌僧祝。長政任彈正少弼。後封甲斐玄。

以稱德善院。任法印。嘗爲織田氏吏。後封篠山。正家任大藏少輔。嘗爲丹羽氏吏。後封水口。三成任治部少輔。後封澤山。長盛任右衛門尉。後封郡山。秀吉戒五人曰。大事會議決之。小事不必然。勿使有留滯。勿納贈賄。勿挾恩仇。訟獄之事。無貧富貴賤。一切從事。當是時。豐臣氏歲入二百萬石。府庫稱之曰。吾不可獨自封殖。遂下令分金五千枚。銀三萬枚於諸將士。償其軍費。設場于京師第門。一日悉散之。八月。自將騎卒十萬北伐。北畠信雄以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尾張伊勢兵。前田利家以能登加賀兵。皆會焉。佐
佐成政據富山。築三十餘壘于粟殼嶺。秀吉張疑
兵當之。而航海直襲富山。成政惶駭。削髮出降。乃
加賜越中于利家子利長。以丹羽氏有罪。奪越前。
割其半。予堀秀政。令村上溝口二氏屬之。以鎮北
陸。而越後國主上杉景勝未來。秀吉既勝成政。則
與石田三成等十餘騎。踰險直入越後。謂其疆上
吏曰。吾秀吉也。汝主已通使於我。我故來見。欲面
議事。吏馳使告景勝。景勝大驚。遂來盟。秀吉屏左

右與語。既畢西還。使金森長近略飛彈。攻其國司
姊小路賴綱。滅之。因封長近焉。先是信濃豪族真
田昌幸來送款。納子幸村為質。昌幸自父幸隆屬
武田氏。及武田氏亡。屬德川氏。領上田。攻北條氏。
取沼田。德川氏與北條氏婚。令昌幸還。致沼田。答
曰。公之所賜上田。掌大之地耳。至沼田。我以吾兵
力取之。焉得予他人哉。德川公怒。率步騎七千來
攻。閏月上杉景勝以秀吉旨。發兵援昌幸。昌幸延
之內城。而自居外城。植柵城內。伏兵城外。而出羸

卒誘敵。敵進入城。柵內銃發。敵陣亂。二城夾擊。破之。敵走出。伏起。又破之。昌幸子信幸亦迎擊。北條氏兵于沼田。破之。九月。景勝自將來援。敵軍退去。小笠原貞慶亦因昌幸送款。與景勝並連。衡於豐臣氏。以圖關東。德川氏。北條氏。俱而約從。十一月。德川氏將石川數正來奔。其國大擾。秀吉乃謂信雄曰。吾既定中州。東西未服。近日將西伐。宜先與德川和。以距北條也。子爲我圖之。信雄乃遣二使諭德川公。公恐其有變。不敢來。是歲。毛利氏遣小

早川隆景。吉川元長。來大坂。元長。元春子也。秀吉善待之。曰。天主閣新成。當使卿等一觀。乃自從一侍女。導隆景。元長及其從者數十人上閣。指示遠近山海。因謂元長曰。吾予乃叔。以伊豫。乃翁未有所予。吾數與乃翁治兵。常恨不相見。以談往日戰略。明年。吾將伐九州。煩乃翁爲先鋒。事平。予之筑前也。十四年。二月。內野築成。命名聚樂。秀吉將請天子幸焉。率諸侯朝之也。是歲。又建方廣寺。以木造大佛。高十六丈。興卒數萬人。四方工人盡集。四

月以其妹妻德川公。五月上杉景勝入覲。先是豐後國主大友義鎮亦入覲。初島津義久自薩摩起。稔食九國。義鎮與肥前國主龍造寺政家。歲被其兵。並乞援於秀吉。窟城主高橋鎮種。立花城主戶次宗茂。皆來送款焉。於是秀吉將西伐。下教列國。並固守以俟。七月義久遣弟義弘。家久。略一筑。降秋月氏。筑紫氏。乃攻鎮種。鎮種自殺。宗茂固守。來使告急。秀吉乃遣黑田孝高。趣毛利輝元。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九月又遣加藤嘉明。脇坂安治。趣

長曾我部元親。十河存保。皆發兵西向。遂遺書義久曰。關白問何以不朝貢。何以坐取官爵。何以縱出兵。攻略隣國。使仙石秀久齎書往。因誡秀久曰。彼若不服。且勿與戰。退以俟我。秀久至。義久投書於地曰。我族國於此。十四世矣。促朝貢者。獨有近衛氏。猴冠者。敢欲屈致我乎。秀久憤恚。以大友氏兵。進擊家久。元親存保從之。元親子信親。與存保皆敗死。元親走伊豫。秀久走豐後。嘉明安治力戰而退。義久遂大舉入豐後。下十六城。大友義鎮既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賴氏正本
死。其子義紘出戰大敗。事聞。秀吉怒。奪秀久邑。予之尾藤知定。終議西伐。益促德川公入朝。十月。公從萬餘人而發。秀吉母曰大廳オホノミヤ往問女于岡崎。以安其國人。德川公至京師。秀吉從數人。就其館。握手款語。遂呼酒。名其諸將。談小牧之戰。盡歡而出。十一月。德川公入謁于聚樂第。畢禮而去。先是。皇太子殂。是月。天皇禪位于皇太孫。皇太孫即位。是為後陽成天皇。十二月。天皇詔以秀吉為太政大臣。關白職如故。於是。秀吉奏請曰。臣徵島津義久

入朝。義久不奉命。臣請自將伐之。乃令越中尾張以西三十七國發兵。以明年二月會大坂。命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家。掌糧餉。小西隆佐。建部壽德。掌漕運。先赴小倉。具三十萬人糧。二萬匹馬。芻。使可支一歲。十五年。二月。兵會大坂者十五萬人。秀吉下令。禁鹵掠。止鬪諍。又置吏于沿道驛舍。使軍行莫蹇滯。乃遣秀長將前軍先發。三月朔。秀吉自將諸軍。發京師。水陸俱下。義久既逐大友義紘。居豐後府內。發兵四出。聞豐臣氏前軍至豐前。

乃使家久守耳川。引兵而退。秀長至耳川。諸將先濟。家久夜襲南條。官部氏營。南條敗。官部擊卻之。明日。秀長乃濟。敵遂退保高城。既而又退。二十五日。秀吉至赤間關。留增田長盛守關戶城。九毛某。城戶某守門司城。徵國人質子。濟海入豐前。廿八日。陣于馬岳。分兵並進。時秋月種實招島津氏兵。據岩石城。城跨豐前筑前之間。以險固聞。秀吉遣義子秀勝攻之。令蒲生氏鄉。前田利長輔之。自以麾下登杉原山。四月。氏鄉攻其南。利長攻其北。城

兵能拒。氏鄉先入其郭。秀吉自山上望見其微號。自脫其袍。使人齎馳賜之。曰。被此以登內城。氏鄉感激。身先士卒。會風大起。縱火焚城。城即陷。秀吉乃進至小熊。種實遁走。使子種長以城降。秀吉悉收其地。進軍高良山。龍造寺政家以肥前兵來會焉。肥後諸城皆解走。薩摩驍將新納忠元。伊集院忠棟。守合子城。走保八代。與島津征久合兵堅守。秀吉以兵艦攻之。忠元等夜遁。秀吉入其城。謂諸將曰。吾征誅僻遠之國。苟期於鑿盡。勢有所不可。且

見吾狹也。宜從優容。速成大功。乃榜于衢路曰。名門故家。脅從於敵者。及豪俠大盜。聚徒結黨者。一切皆宥。聽其自新。令初下。軍門如市。秀吉進入薩摩。降島津忠良。五月。進至千代河。河接海港。前所發漕船盡湊焉。乃命水軍將加藤嘉明。脇坂安治。九鬼嘉隆。造浮梁。濟軍。建牙于太平寺。環布軍營。填池澤。夷丘阜。方二里餘。中開門港。縱橫四達。遠近望風而潰。乃遣水軍三將。攻桂忠昉于平佐。脇坂安治先登。忠昉降。於是秀吉以日向故主伊東

祐丘為先鋒。以五萬人自日向入。前田利長與淺野彈正。以龍造寺政家為先鋒。以五萬人自大隅入。家久以佐土原降。義弘退陣求麻。諸軍合而南下。臨於麿島。島津氏將佐交勸。義久乞降。乃遣伊集院忠棟。因秀長謝罪。秀吉曰。吾初欲誅不庭之臣。使無遺類。吾聞島津氏源右大將之遠裔也。四百歲名族。一日滅之。吾亦不忍也。其宥之。義久大喜。削髮被僧衣。從近臣五六人。詣太平寺降。秀吉延見。以溫言慰藉之。命以義弘為嗣。琉球國馳使

修貢獻。六月。凱旋至太宰府。盡收九州質子。大論功罪。令島津氏因故土。領薩摩。大隅。日向。削其侵地。賜肥後于佐佐成政。筑前于小早川隆景。豐前于黑田孝高。森勝信。筑後于毛利秀包。立花宗茂。而大友義統。高橋統增。伊東祐兵。龍造寺政家。皆復舊領。差有增損。使政家族鍋島直茂攝國事。及政家歿。乃立直茂。耳川之事。尾藤知定。教秀。長不即救。因奪其讚岐。後以賜生駒親正。丹羽長重。犯軍法。因奪其若狹。賜之淺野氏。削阿蘇大官司。邑。

律彦山僧徒。大村氏私舍西蠻妖賊。奪其長崎。邑。磔賊二十餘人于邑中。使鍋島氏監外國互市焉。禁天主教。遂大修西海政令。七月。復命于京師。天皇遣使郊勞之。八月。德川公自來賀戰捷。是歲。西海諸侯皆就國。秀吉誠成政。善待土豪。勿擾國民。成政違教。士民皆叛。踰年。粗定。秀吉讓之。賜死。以肥後。分賜加藤清正。小西行長。清正為主計頭。行長為攝津守。行長。即彌九郎也。秀吉謂二人曰。他日將有以用汝也。十六年。正月。秀吉遂奏請臨幸。

時承大亂之後。典籍殘亡。乃令前田玄以與公卿
雜議。用足利義滿義教故事。四月十四日。天皇幸
聚樂第。關白秀吉率文武百官扈從。扈從者蓋新
典也。遠近縱觀。父老或有流涕者。曰。吾儕聞有行
幸之儀久矣。今得親覩之。即日行享禮。使伶人奏
五常太平諸樂。明日。秀吉早盛服出。侍于御坐之
右。盡召天下牧伯。使列於前。內大臣信雄。大納言
家康。大納言秀長。中納言秀次。左近衛中將秀家。
右近衛少將利家。侍從元親。侍從義紘以下。以次

而進。盟曰。奉戴皇恩。竭力王事。莫敢或怠。皇家之
邑。莫敢或侵。侵者。相共誚責之。戒囑子孫。莫敢或
渝。關白所令。事無大小。莫敢或不奉。所違斯盟者。
六十六州神祇。大罰殛之。覆其國家。莫能享其祿。
明日宴諸牧伯。天皇賜歌。關白以下皆賡之。車駕
駐五日。還宮。秀吉以京師戶稅奉供御。以其戶租
爲上皇湯沐邑。以近江高島郡。充廷臣米田。凡金
帛珍貴之獻。前後無筭。九月。諭毛利氏割其出雲
伯耆。予族吉川廣家。廣家。元春子。元長弟也。十月。

大張茗燕于北野。十七年五月復分金銀各三十萬五千兩于文武百官。是時秀吉威令幾遍天下。東北豪傑佐竹里見結城那須岩城葺名松前諸族爭修使幣。秀吉禁其私鬪使之朝覲而獨北條氏政據關東八州。伊達政宗據陸奥出羽不肯降。天子幸聚樂之次月秀吉遣富田知信津田信季赴相摸。諭氏政曰。吾子席五世之勢擅有八州而不修朝貢不義。今天子新立天下莫不嚮歸。吾子宜速入覲。氏政與子氏直議不敢堅對。八月氏

政使使來請曰。真田昌幸取我沼田。請令昌幸返之。然後入朝。諸將皆忿曰。氏政亾狀請發兵討之。秀吉曰。未也。是年七月復使知信信季就昌幸諭之。昌幸奉命致沼田于北條氏。於是二使遂往小田原。趣其入朝曰。不朝則有罰。氏政與其親族將領議曰。我與彼相距遼遠。彼何輒來。且彼特能服畿內西國耳。古稱關八州可敵天下。且箱根天險也。彼果來乎。我以八州勁兵要諸箱根。彼何能為。在昔平氏發大軍來攻源氏。至富士川聞鶯鳴起。

遂恠悖而潰。關白亦如此爾。乃不禮使者。使者微聞其言。歸報秀吉。秀吉怒曰。氏政以吾比平維盛邪。吾將示之我技倆也。德川公數勸氏政入朝。不肯。是歲伊達政宗滅葦名氏。并會津四郡。滅二階堂氏。并仙道七郡。佐竹岩城諸族討之。皆敗。秀吉使使責讓政宗。命其入朝。政宗亦不肯。十月。真田昌幸來告曰。沼田有那胡桃城。為臣墳墓之地。北條氏將守沼田者。欲遂取之。臣曰。殿下命致沼田。未聞致那胡桃也。彼不聽。遂攻取之。敢告。秀吉大

怒。遂奏請討氏政。氏政使者石卷康昌在京師。懼陳謝之。秀吉不聽。押送康昌相摸。遺書氏政。絕之。曰。秀吉起微賤。為先右府所拔擢。攻城野戰。立功弓馬之間。既而遇變。故提兵東上。誅夷逆臣。以答右府恩眷。遂忝太政之任。佐天子以定亂逆。叛者伐服者撫。七道豪傑。無不從我所麾。汝氏政負險恃力。敢不修朝貢。狡詐貪婪。輕蔑天子之命。夫天地之際。一有違詔勅者。而漏於誅討。秀吉耻之。修乃城池。勵乃甲兵。明年。吾將操王節。率諸軍。以正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三十一 賴氏正本
汝氏政之罪。書至相摸。氏政不以為意。曰。彼欲以
虛聲脅我。彼誠來。大舉則少食。小舉則少力。是易
與耳。秀吉遂令駿河越後以西四十五國發兵。以
明年三月會京師。其遠京師者。便道直赴關東。命
長束正家運粟二十萬石。至駿河。又出金一萬枚。
糴於海道諸國。時海路久絕。民皆憚風濤之險。曰。
海龍王為祟。秀吉笑曰。吾受王命。討不庭。何物龍
王敢得沮我也。作檄投之。投海而進。使水軍三將
與長曾我部元親護糧船以東。十二月德川公來。

請約束。氏直因公謝罪。請入朝。秀吉弗許。於是會
德川公以下將帥。開關東地圖。指畫部署。真田昌
幸素與德川公惡。時在下坐。不得窺圖。秀吉呼前
之曰。吾以家康為海道先鋒。以汝為山道先鋒。昌
幸感喜。退而謂人曰。得殿下一言。多於得百萬封
矣。十八年正月。德川公送其嗣子為質。秀吉賜之
姓羽柴氏。名秀忠。遣歸之。曰。卿以其與氏直有姻
焉乎。吾何疑卿哉。德川公乃空海道諸城。除道供
帳以待。二月。秀吉名毛利輝元守京師。弟秀長守

大坂令德川北畠前田上杉諸將以其兵先發三月朔自戎服入朝受節刀于陛拜辭起出闕上馬率騎卒十七萬而東部伍整肅鎧仗鮮明使士民縱觀之氏政盡名八州城主集于小田原遣親信將帥拒箱根諸城以兵數萬守其後二十七日秀吉至沼津明日自上山候視敵城寨卽夜下令令秀次以五萬攻山中信雄以三萬攻韭山而德川公以二萬五千直踰箱根明日諸將葶食亟發秀次以中村一氏爲先鋒令徙陣近城城上銃丸雨

注一柳直未死之一氏厲衆攻破其郭斬敵將間宮好高進薄內城其騎士渡部了攀堞而上秀次乃麾軍齊登走城將北條氏勝信雄亦破韭山郭德川公陷三城至酒匂戍兵皆潰四月秀吉率諸軍抵小田原建牙于石垣山夜令萬卒築城焉糊紙于壁望之如堊城兵驚以爲神秀吉携德川公登城樓下視曰關東八州在我目中不日取以予卿耳德川公拜曰幸甚秀吉附其耳語曰卿亦居小田原乎曰然秀吉曰不可我嘗觀地圖自此迤

東可二十里。有地曰江戶。襟帶河海。地濶土肥。卿
宜居此。德川公曰。謹奉教。於是令諸軍圍城數重。
水軍將士又破沿海諸城而來會焉。上杉景勝前
田利家將北陸兵三萬。以真田昌幸爲先鋒。入上
野。大道寺政繁以松枝降。導入武藏。下七城。攻鉢
形。秀吉遣淺野彈正少弼。木村常陸介助之。二將
別徇武藏。攻岩築。淺野氏嗣子幸長稱左京大夫。
甫十五。先登。遂拔之。二將遂徇上野。至二總安房。
一月下六十餘城。而小田原固守不下。有流言曰。

德川。織田。通款城中。衆情疑懼。秀吉即從近臣數
人。與信雄俱飲于德川氏營。明日。與德川公俱飲
于織田氏營。衆疑即釋。遂令諸軍休戰。築長圍。更
番游息。徵海道妓樂。置酒高會。秀吉與德川公以
下。造歌詞被之。謹呼連晝夜。以示據久之意。城兵
大困。德川公初度。大衆久屯。穀價必騰。私命其吏
多蓄糧餉。已而長束正家掌漕轉。米粟狼戾。乃服
秀吉善用人也。當是時。豐臣氏軍環城而陣者。幾
三十萬。山陵林麓。莫非兵者。關以東。望風降附。相

馬。秋田南部津輕諸族。或執謁軍門。或使使納幣。項背相望。伊達政宗使人覘形勢。還報則大懼。乃肯修使幣。就德川氏乞降。德川公戒使者曰。不可不亟來謁。六月。政宗與百餘騎入下野。路塞不得通。還由越後信濃。間行至箱根。請謁秀吉。秀吉問謁者曰。政宗狀貌如何。曰。齡可二十歲。眇而被髮。竒偉甚。秀吉不許。輒見。使人詰責之曰。吾受王命。經略天下。雖遐方絕域之人。莫不來歸。汝屈強東北。擁兵數萬。未嘗發一介之使。葺名義廣歸心。王

室。而汝擅攻之。是何故。政宗答曰。義廣納臣之叛將。結佐竹岩城。以圖滅臣。臣欲討二本松氏。以復父仇。又爲義廣所距。故臣日夜攻擊。終得克之。臣在敵中。不知四方事。及殿下東伐。然後知天下有所歸也。是以來謁。秀吉又使言之曰。汝之所陳。果無僞也。則盡獻所侵會津仙道之地耳。不則亟歸汝國。徐修守備。吾討滅北條氏。然後見汝於戎馬之間也。政宗曰。臣生死唯殿下之令。况邑土乎。致其侵地。乃入見。秀吉使服而坐。慰勞之。問曰。卿在

陸奧幾戰。曰三十餘戰。秀吉曰。是村巷小鬪耳。意未知部勒大兵之法也。因起。引政宗而出。下臨廣。秀吉在前。指示曰。彼畿內軍也。彼坂以西軍也。彼海道軍也。政宗唯唯。莫敢仰視。既罷。遣歸。諸將交勸留之。不遣。曰。遣之。是猶縱虎於野已。秀吉哂曰。吾不用寸兵。而取五十四郡。非汝輩所知也。政宗退。謂人曰。關白。天威也。遂去之。國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家等。於是。攻降館林。遂攻忍城。城將成田長康。在小田原。其兵留守不下。秀吉令彈

正少弼父子助攻。終降之。景勝。利家。亦降。鉢形以下諸城。并降。附五萬人來謁。秀吉不甚賞。二人頗嗾之。秀吉謂近臣曰。二人非無功。然降輒受之。不足稱勤勞。或降或屠。恩威並行。然後可賞耳。二人聞之。復發。屠八王寺城。還効首級。秀吉乃賞之。於是八州諸城。大半皆破。而其將士在小田原城內。我兵虜其父母妻子視之。將士逃降相踵。我侍史山中某。與成田長康善。秀吉命陰以書招之。長康乃送款。秀吉使德川公以其降書遺氏直。曰。子之

將帥皆有貳心事已危迫子盍早自爲計氏直與
氏政議召長康不至乃環柵長康營置兵監護自
是城中人人相疑秀吉遣黑田孝高羽柴勝雅入
城見氏政父子說以禍福氏政不肯七月氏直遂
出就德川氏營乞降德川氏避嫌不敢通使之因
勝雅勝雅以告秀吉許之使氏政致城而出因謂
諸將曰吾此行欲誅不庭之臣今而釋之是失信
天下也吾欲誅氏政而釋其餘諸將曰善乃遣使
者四輩就氏政舍賜死秀吉覽其首罵曰汝輕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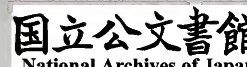
王命敢笑侮我今何如也使石田三成齎之京師
梟于一條戾橋氏規聞小田原旣下亦以韭山降
乃縱氏直氏規等三十人于高野給俸百口尋給
萬石乃舉北條氏故地八國以賜德川氏別以十
萬石爲其湯沐邑舉德川氏故地五國以賜信雄
信雄不肯受秀吉怒曰卿才不可爲民上吾特以
先右府之子也欲厚封之卿乃薄之乎乃放之秋
田賜駿河于中村一氏甲斐于加藤光康尾張及
北伊勢五郡于秀次三河于池田輝政田中吉政

遠江于堀尾吉晴。山内一豐。有馬豐氏。信濃于森忠政。石川數正。仙石秀久。論關東諸豪功罪。黜陟之。執大道寺政繁。誚之曰。汝以北條氏舊將。而首降於我。我之功臣。乃北條氏之叛臣。叛臣天下罪人。吾不能私釋焉。乃誅之于櫻田。遂引兵東下。至宇都宮。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皆迎謁焉。八月。至白河。命淺野彈正少弼。大谷吉隆。石田三成。檢陸奥出羽地。問諸謀臣曰。吾欲擇一將。鎮撫東北。卿等皆陳所見。衆所對各異。秀吉曰。皆非也。非蒲生

氏鄉。無可者。賜氏鄉。以會津仙道十一郡。以葛西大崎。賜木村秀俊。政宗因故土。賜米澤長井。謂氏鄉曰。爲我守東門。因指授方略。戒德川。前田。上杉氏。爲之應援。終整諸軍。凱旋至岡崎。吉川廣家。受命守焉。則迎饗之。明日。以鞍馬三百餘疋。送秀吉。秀吉擇黑馬騎焉。屏其徒御。獨吉川氏卒栗棲武格者。爲之圍。行入尾張。秀吉指路傍聚落。謂武格曰。此名中邑。吾所生長也。吾欲一往觀。汝能從我乎。武格曰。謹諾。於是秀吉騎入中邑。留武格于閭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賴氏正本
首而入。周馳街巷。出遂名邑。中父老笑曰。吾藤吉也。父老皆惶恐俯伏。秀吉曰。比吾少時。邑閭甚整。戶口亦似滋息也。因賜之酒及物。與語奮故而去。九月。復命於京師。於是東國盡定。而伊達政宗心懷觖望。陰誘土兵作亂。少弼豫度陸奧必亂。遣十餘砦。留兵守之。而西大谷吉隆猶留。檢田甚急。十月。土兵四起。葛西大崎亦苦秀俊之政。叛攻其城。秀俊走保佐治。告急於氏鄉。氏鄉即發會雪。櫓行至井繩。察政宗有異心。遣人促使會師。政宗不得。

已。出次吉岡。氏鄉身往其陣。面議事。政宗大驚。氏鄉破賊二壘。乘勝而進。政宗稱疾不從。氏鄉行布陣以備之。進破名生壘。政宗追躡。視其陣。堅不敢擊。氏鄉乃迎秀俊。置之名生。政宗數謝無他。氏鄉使立功自効。乃攻下宮崎城。賊黨悉潰。少弼時至駿河。聞亂即還。十二月。氏鄉欲歸。而慮政宗有變。少弼乃令政宗納質。十九年正月。氏鄉取其質。還會津。秀吉得警報。遣秀次赴討。使石田三成促德川公會師。聞氏鄉已定亂。則皆途還。閏月。氏鄉來。



京師上狀。秀吉奪木村氏封。予之氏鄉。氏鄉又獻政宗通賊手書。秀吉怒。馳使召政宗。政宗即發。二月至。曰。吾自分誅戮也。作貼金磔柱。使人揭前行。及詰問。陳謝甚辨。乃示其手書。政宗佯愕曰。其書甚肖。特萃押有微異者。驗之果然。秀吉即釋之。先是南部氏族九戶政實叛。氏鄉與少弼攻而下之。是歲五月復叛。據福岡城。葛西莊內應之。秀吉命秀次赴討。曰。必勦之。使莫復萌。命德川公助之。曰。命卿掌東北三道軍務。其便宜從軍。乃奏以政宗

爲四位侍從。與氏鄉俱爲先鋒。令少弼及堀尾吉晴監其軍。因密諭氏鄉曰。吾知政宗反計矣。顧彼膽略可愛。故釋不問。以安反側。事平則奪其地。予之汝耳。八月秀次入陸奥。陣三迫。氏鄉政宗攻下五城。上杉氏奉命會師。擊平莊內。諸將遂圍福岡。誘降政實以下魁首三十人。劾之三迫。秀次斬以徇。焚殺其餘黨。以秀吉命。徙政宗于葛西大崎。以其地加賜氏鄉。并食百萬石。遂巡視國內。按據士民。課東邊諸侯築城大崎。以置政宗。然後歸。是歲

四月。大納言秀長卒。以秀次第秀俊為嗣。襲其封。
 十一月。秀吉大獵于三河。初。秀吉定關西。名松下
 之網。賜邑于丹後。及定關東。更賜遠江伊勢之一
 萬石。曰。償攘金也。

日本外史卷之十五終

